

台州文獻叢書

「清」宋世榮 輯

台州叢書乙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台州文獻叢書

〔清〕宋世榮 輯

台州叢書乙集

四

上海古籍出版社

道南書院錄

〔明〕金賁亨 撰

徐三見 點校

點校說明

《道南書院錄》五卷，附錄一卷，明金賁亨撰。前五卷分別掇錄程顥、楊時、羅從彥、李侗、朱熹五人之行實、遺事與論學要語；附錄則選收賁亨行實及賁亨所撰與程、楊、羅、李、朱五人相關之奏疏、書札、祝文、碑記，以及金氏窗友朋輩所書有關纂刻《道南書院錄》之後序、題跋等。

金賁亨（一四八三——一五六四），字汝白，人稱一所先生，其生平事蹟已見《台學源流》點校說明，欲知其詳，可參閱本書《附錄》賁亨子立愛、立敬所撰之《行實》。

《道南書院錄》，簡稱《道南錄》，其纂輯緣起，據金氏序言，閩學自楊時發端光大，傳之於羅從彥，從彥傳李侗，李侗傳朱熹，至朱熹爲鼎盛，而楊時實得之於「河南二程」之明道先生程顥，深爲乃師所器，學成南歸，潁昌之別時，明道先生遂發「吾道南矣」之嘆。嘉靖八年（一五二九），賁亨任福建提學副使，乃即會城（今福州）道山書院改爲道南書院以祀五先生，復搜輯五先生「言行心法爲茲錄」。助編事者爲黃偉節。稿初成，賁亨調任江西提學副使，不久致仕歸台，又經邑友趙淵（竹江）、仙居應大猷（容庵）相與訂正，藏稿於家。嘉靖二十六年（一五四七），由金氏門生閩人魏濠梓行于台。降至嘉靖三十八年（一五五九），賁亨仲子立

敬復任福建提學副使，攜書至閩，建寧知府劉佃有感於「是錄始集于閩，梓行于台，而未廣布於閩」，復爲鋟梓以行。到了清嘉道年間，臨海宋世榮擬將其與《台學源流》一同刻入《台州叢書乙集》，未知何故，它和《台學源流》一樣，到底沒有正式梓刻出來。故一九五八年版《中國叢書綜錄》所列《台州叢書乙集》諸書目，惟《道南書院錄》與《台學源流》無刊刻年月。直至光緒間，臨海宋庸德才刊以行世，惜書板於一九一五年毀於火。是故本次整理出版，得使《台州叢書》終成完帙，亦得聊補宋氏之缺憾耳。

清修《四庫全書》時，四庫館臣僅將其列入存目。《四庫全書總目》卷六十二稱：「不著撰人名氏，亦無序跋。道南書院在福州，疑閩人所爲也。其書節錄明道程子、楊時、羅從彥、李侗、朱子言行，末附祠祀始末。道者公器，傳道者亦統爲天下萬世之計，不僅求爲一鄉一邑之榮，況五大儒事蹟著述照耀古今，亦不復藉此以顯，是特夸耀桑梓，非爲表章道學也。所見亦云小矣。」《總目》所言多有偏頗，蓋四庫館臣所見之本前後無序無跋，連著者爲誰也，不得而知，即臆言「疑閩人所爲也」……是特夸耀桑梓，非爲表章道學也」，無據斷言，難中肯綮。將其列入存目，這或許也是其中原因之一。

《道南書院錄》流傳下來的本子很少，致一九九四至一九九七年版《四庫全書存目叢書》、二〇〇〇至二〇〇二年版《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亦均未收入。我們這次所能見到的僅是金籍刻本。金籍生平不詳，刊刻時間亦一時難以確定。是本一藏浙江圖書館，一藏

臨海市博物館。上下單欄，左右雙欄，單魚尾，白口，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其中惟第二卷第十四葉因改版故，每半葉十五行，行仍二十字），版心有「裔孫籍重梓」諸字，每卷開頭亦有「裔孫籍校訂」字樣，不署刊刻年月。浙圖本與臨博本惟一不同之處是前者各卷卷末都有鈐印楷書「彭穎少眉校」五字（彭穎字少眉，臨海人，貢生，大約生活於晚清時期），而後者無之。浙圖將其定爲清刻本。臨海市博物館則定爲明嘉靖三十八年（一五五九）刻本，此著錄見於台州地區文化局一九八〇年九月內部編印的《台州地區善本書目彙編》。據《彙編》前言，台州地區之善本，是在一九七三年全地區文物、圖書鑒定的基礎上確定的，一九七九年六月經省善本書驗收小組（何槐昌、劉慎旃、谷輝芝、鍾雲柔、俞鶴秋諸先生）逐一覆核。如這一觀點成立，這個本子就是嘉靖三十八年賁亨仲子金立敬在福建提學副使任上時所梓的閩刻本。然而，仔細推敲起來，大有可商榷之處。第一，本書卷首舒春芳於嘉靖三十八年所作的序中有云：金立敬「近持以示建寧太守劉君佃，劉君遂請鋟梓，以廣其傳」。《附錄》所收劉佃《重刻道南錄跋》中亦云：「嘉靖己未，翁之仲子少參公立敬，嗣宦於閩，……出是編以授佃，佃受而讀之，恍然惕然，亟謀諸梓。」是刊刻者乃劉佃也。既爲劉佃所刻，則不得云「裔孫籍重梓」，也就是說金籍是沒有資格在版心上刻上這句話的。其次，「裔孫」一詞，按通常的釋義，應該是延續好幾代之後，而嘉靖三十八年（一五五九）賁亨尚在世，是年七十五歲，其子立敬四十六歲，立敬之子亦不過二十餘歲，若金籍是立敬之兒輩，豈可自稱裔

孫？應該說，浙圖定其爲清刻本是比較合理的。

此次點校，即以金籍刻本爲底本，雖經多處搜尋，仍無法找到相應的對校本，即刻於光緒的宋庸德本也無以得見，故不得不校之以明道、伊川兄弟的《二程集》與朱熹的《朱子全書》等。底本於「己」、「巳」、「已」概作「巳」，今根據文意爲之甄別，以醒眉目。

限於水平，錯訛不免，敬祈專家學者不吝指正。

徐三見

二〇一二年十月於臨海東湖之濱

道南書院錄序

昔明道先生自言，其學于濂溪周子也，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比再見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蓋先生志識超卓，自其蚤歲已默受師傳，反身自得如此。至其學底于成，道幾于化，識者謂與顏子並。其徒環天下，而「道南」一語，獨發於龜山潁昌之別「二」，其感深，其思遠矣。胡康侯曰：「龜山所見在《中庸》，自明道所授。」謝顯道曰：「伯淳最愛中立，觀其氣象亦相似。」大抵龜山之學以體驗道心，於喜怒哀樂未發爲要，蓋深有得於「敬而無失」所以中「之旨」。其嗒然不語，飲人以和，遺佚厄窮，不改其樂，信乎無愧於吾道之托者。再傳而豫章，而延平，而晦庵，若所謂靜觀未發氣象，若所謂澄心體認，若所謂默會諸心，以立其本，皆是物也。而稱之者或曰「如春風發物，並立而使人化」，或曰「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或曰「心度澄朗，瑩無查滓」。孔門千五百年相傳之緒，賴以弗墜，閩之學於斯盛矣。而或者猶疑于晦庵，蓋未知其三變也。觀其自言，始失之禪，中失之支離，而其終也合一明道。蓋其舍己從人，日新不已如此。其學焉者乃或蹈其所未變，而未能得其所變，無或乎疑者之未解也。嘉靖己丑，賁亨董閩學事，既作道南書院于會城，以祀四先生，而復推四先生之心以祀明道，于時閩士相與觀歎，若嚮往焉，而愧無以道之也。乃與吾友黃君偉節

萃五先生言行心法爲茲錄，將梓而人授之，俾自得師焉爾。稿成，賁亨調官江右，未幾謝事歸，乃復與吾友趙君淵、應君大猷訂正，藏以私淑。嗟夫！篤信聖人，猶不能免於三罪，而言必識、行必學者，且有烏頭力去之憂，此學之所以貴自得也。獨茲錄之恃也哉！嘉靖乙未秋八月既望，後學臨海金賁亨序。

【校勘記】

「一」穎昌：底本作「穎昌」，今改。下同。

重刻道南錄序

昔堯舜之道，傳及孔孟，皆自身心以達諸天下國家，而萬世之言，學者不能易焉。由孟子而後，迄漢唐以至于宋，去聖日遠，而世之學者，非惑于異端以自私，則溺于功利以徇人，而聖賢修己治人之道，蓋寥寥乎其未有聞也。惟宋明道先生，從學濂溪，洞見道原，于是內主誠敬而行之以恕，有油然與天地萬物一體之意。故嘗讀其《定性論》，所稱君子，莫若擴然大公，物來順應，而後知聖賢不自私，不用智，合內外，通物我，皆自身心以達諸天下國家，而孔門修己治人之道至是爲復明矣。于時從其遊者甚衆，而「道南」一語，獨發于龜山穎昌之別，嗣後豫章、延平敬承厥緒，卒傳之晦庵朱子，以大有發明，而孔門千五百年相授之統賴以弗墜，豈非天之有意於斯文，而一時師友相與之義自知所重，以續承光大其道也哉。嘉靖己丑，臨海一所金公董閩學事，乃作道南書院于會城，以祀五先生，又謀纂其言行心法以啟閩後學，書未成而公移官江右，未幾勇退林下，復與竹江趙公、容庵應公考訂成帙，以藏諸家。迨丁未，公門人福清魏君濠從仕于台，乃復請公所藏梓之，名曰《道南錄》，以授同志。顧是錄始集于閩，梓行于台，而尚未廣布于閩也。今年秋七月，公仲子少參君立敬，與春芳會晤于建陽，一見有若舊識，乃出《道南錄》，授予以別。時予值有督兵之役，水陸舟輿中日

玩讀不能釋手，蓋兵事繁劇，心氣龐浮，實藉是以自裁抑，而想仰我所公啟發後學之功爲甚大矣。冬十月，予復督兵入境，又獲晤少參君于延平^二，辱延欸，竟日不倦。臨別，復詣予請曰：「往吾父督閩學事，遡考亭之緒，以上及孔孟，而追念道脉所傳，則由延平、豫章、龜山、明道所授，故作道南書院，復集其言行爲錄，與所撰序記及答黃孟偉書，皆因近時學士大夫信明道而間有疑於文公，故採集文公與明道合一之學，以解學士大夫之疑，且俾後之人知大賢非天成，而凡有志者皆可爲，知君子勇于徙義，而凡差失者皆可變而正，斯則吾父之志也。顧是錄始集于閩，梓行于台，而尚未廣布于閩，近持以示建寧太守劉君佃，劉君遂請鋟梓，以廣其傳。而某竊聞吾景仁嘗究心于是，惟勿靳一言以序之，幸甚。」予自揣踈淺，殊愧不足以奉少參君所委，然竊聞之《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若茲錄也，諸賢言行具在，而察言以求其心，則諸賢曾有一語不如其所行者乎？知言必如其所行，則知所以畜德矣。如或誦其言，聞其行，而反之身心不能有所補益，措之天下國家不能有所建明，則道爲虛器，學非自得，講說徒勤，辨論徒煩，而于聖賢之言行終判然爲二物矣。又其甚也，則有借其言以媒利，假其行以欺世，風化日趨于下，而爲賢人君子所慨嘆羞稱者，不可以勝數也，于畜德何有哉！惟一所公充養完粹，志行高邁，凡世俗所稱功名富貴，毀譽得失，皆纖毫不足以動其心，故能灼知程朱合一，以明斯道之傳。而其見于家學，則諸子皆以明經入仕，名聞海內。至其慈孝友愛，清約誠敬，父子兄弟咸足以師表鄉閭，又爲天下士人

所取法，而大有裨于名教者，信非造道于深，畜德于成，有弗能也。然則《道南錄》之作，其殆公身心所踐而復闡之以示人歟！少參君今日重修書院，又復梓行是錄，其殆善繼公志，而復使閩人益衍其道于不朽歟！時予方由延平乘舟督兵，而水涸灘急，舟且蕩漾未定，日惟披閱我所錄，以求自定其心，而愧有所未逮也。乃次第其言，以復于少參君，而因授諸建寧太守劉君，以廣公嘉惠閩人之意。若夫魏君所稱，是錄行，則道其四方而不獨南，又公未發之蘊而予所欲言者，魏君已先得之矣，予又何贅。嘉靖己未冬十月庚申，後學鄱陽舒春芳謹序。

【校勘記】

「一」于：底本誤作「子」，今改。按：此之「延平」非人之名號或指稱，實指地名，序中「時予方由延平乘舟督兵」三云可證。

道南錄序

《道南錄》五卷，臨海一所金公督學於閩時所撰也。公按閩時，建道南書院，仰止明道、龜山、豫章、延平、晦庵五先生，有感焉，因著爲斯錄。舊梓于台，公次子存庵公復來參議吾閩藩事，建郡守吾南劉公重梓焉，兵憲舒健庵公已闡而序之矣。以余嘗在公郡弟子員末，欲余言。嗚呼嗟哉！道公于天下，人心所同者，余何言！余何言！然其世學之弊，心學之源，則有不容于默者。夫道一而已，二之則不。是方今達磨「二」、慧能之說充滿東南，重爲吾學蠹者，不獨詞章功利之習而已。或問濂溪曰：「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有，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明通公溥。」此聖學淵源，明道之得於濂溪者，實在于此。故明道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惟體貼天理，則無欲矣。故其《定性論》有「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之說。廓然大公，天理之本體也，本體處天德之所由立；物來順應，天理之實用也，實用處王道之所流行。舉天德王道，不外于無欲焉得之。然則聖學可知矣，而吾道之淵源又可知矣。故明道先生于龜山、潁昌之別，慨然嘆曰：「吾道南矣。」蓋深有見其然者，嗣是一傳而豫章，而延平，又再傳而吾晦庵出焉，皆以倡明此道，而南方之學遂以盛。龜山推本孟子性善之論，深有得于《中庸》「鳶飛魚躍」之旨，

而豫章每欲觀于喜怒哀樂之未發，延平教學者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而晦庵「存理遏欲」之言，不一而足，皆以明此而已。而今之學者，則有不然矣。逞意見而肆浮談，崇虛無而略實行，自謂高明廣大而實非高明廣大也，自謂其易簡而實非易簡也，此無他，蓋未默識乎大公順應之本體，義利理欲之不分故耳。義利理欲之不分，故其言行不相顧，而出處之不審，是非之不辨，每每至于陷溺而不自知也。視吾明道、晦庵五先生之學何如哉？臨海金一所公篤于道，深明于此者也，故其《道南》一錄，懇懇切切，求明道五先生言行心法，與晦庵、明道之所以一者，以詔後學。公之清風峻節，美德卓行，闔門父子不言而躬行，不假余贅。而公次子存庵公，復以倡明此學爲任。詔，庸篤者也，何知識？然早年不揣，嘗從事于吾涇野呂師之門，竊私淑晦庵者，故鄱陽兵憲健庵舒公來吾建，欲以斯道倡，時與余至紫陽書院，以白鹿洞義利之規訓諸文學，與余上下其論，懇言極辨者實爲此。嗚呼！道一而已。道之不明者，異端蠱之也。異端之蠱，亦人心爲欲利所中者陷之也。故絕去人欲，復還天理，以求不愧于天，以完其作聖之本體。明道、晦庵五先生此學也，而一所公及存庵、健庵、吾南數公所論者此學也。然豈惟是哉？將天下人心所公得于天者，亦此學也。人人有之，但人人昧之耳。程子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學者能慎其獨，則洞見本體，不欺於天，所在志氣精明，以之修己治人，窮達不殊，毀譽不驚，患難不恤，篤實輝光，而吾道由是其可明矣，彼異端者又烏足以陷溺之哉！余腐質寡學，苦不聞道，然竊有志者，故述一所公之

所以教余，生平之所以學于明道、晦庵者如此，將以「道南」者告于天下，不獨吾閩之人，其亦庶有感而從焉者。嘉靖歲己未十一月朔旦，建安門人楊應詔頓首拜書。

【校勘記】

「一」達磨：即達摩。按：達摩中文譯稱菩提達摩，亦作菩提達磨。

目錄

點校說明……………一

道南書院錄序……………金賁亨 一

重刻道南錄序……………舒春芳 三

道南錄序……………楊應詔 六

卷之一 明道程先生……………一

卷之二 龜山楊先生……………三三

卷之三 豫章羅先生……………四七

卷之四 延平李先生……………五三

卷之五 晦庵朱先生……………六五

附錄

請從祀羅豫章李延平疏……………八七

道南書院碑記……………九〇

道南書院祝文……………九一

答黃孟偉書……………九二

道南書院附錄

一所金先生……………金立愛等 九五

敘道南書院錄後……………趙淵 一〇四

識道南書院錄後……………魏濠 一〇五

書道南書院錄後……………應大猷 一〇七

重刻道南錄跋……………劉佃 一〇九

道南書院錄卷之一

明道程先生「二」

行狀

先生名顥，字伯淳，河南人。父珣，任大中大夫。先生生而神氣秀爽，異於常兒。數歲誦《詩》、《書》，強記過人。十歲能爲詩賦，十二三時，群居庠序中如老成人。踰冠中進士第，調京兆府鄠縣主簿。

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爲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見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見，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

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率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芟舍，無不安便。時盛暑，泄利大行，死亡甚衆，獨鄠人無死者。所至治役，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